
王門宗旨

王門宗旨卷之五

古剡周汝登繼元選

會稽陶望齡周望訂

昌江陳大綬長卿閱

新安余懋孳校梓

王陽明先生語抄之五

奏疏三道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今　聖主在上澤壅而未宣

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甘爲容悅而上無
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萬姓仰德四夷向風不幸賊臣劉
瑾竊弄威柄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之靈俾張
永等早發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滅黨與復
祖宗之舊章吊黎元之疾苦天下莫不懽忻鼓舞
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
足延頸以望太平奈何民[illegible]未復妖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二年愈與愈橫臣等備位大臣不能殫一籌以紓
患害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暴揚尤
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
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視　朝朔望之外
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
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時一覲　聖顏而不獲則
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
念其困苦而日與怨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
嘗有意剪除而益肆猖獗夫昧爽臨　朝不過頃

刻 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由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 陛下是其大罪一也 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域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 宮禁所宜況今 前星未燿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擊射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甚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 陛下嗇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

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
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蓄萬物之情優
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為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
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矣
暇遊戲之娛乎今　陛下自即位以來　經筵之
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由臣等
不能備陳至樂以易　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
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
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若漢唐之季臣

等死有餘罪矣伏願 陛下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由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修 聖政以弭天下之艱屯廣 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 聖學以立天下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刷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眷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 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慰臣庶之憂望

[illegible]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待罪之至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敝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輯況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巳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

富歷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多遷轉去任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任臣在南寧思田等處與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良而置之邊方蠻瘴[illegible]毒之鄉則其禀質術弱不耐崎險易[illegible]亦非所宜

臣看得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旣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䘮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吏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府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

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牀席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為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貫籍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illegible]

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
使之乆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
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
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
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
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
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
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乆居於其地以收積累
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

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有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群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輙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一則皆庸劣陋下素

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略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㤀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故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邉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令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參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

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忿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八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

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
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
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置
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　朝廷為之也可拘而
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忍一方之
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
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illegible]
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
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

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獘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　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　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揀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續

西按察司分巡江左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勲唐宏卞琚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齊到龍村堤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佩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忝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

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士兵一千二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
布官男彭盡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士兵六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皐領士兵六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珺頭目彭輔領士兵六百名
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士兵六百名隨
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靖州等衛所
及武靖州漢士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
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

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
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縁二等各率徒黨圍
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
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
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
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
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
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冐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
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

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
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
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
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
日復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
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
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犢石江邊因追兵緊
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
勇追殺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

十五名顆并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更蒙收兵回至州府住劄間隨蒙本院咨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剿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寅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惊懼謀欲據險

自固賊首黃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
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
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勝等賊兇惡尤甚各該
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
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
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
結寨當蒙論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
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
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

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
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叅將沈希儀解報
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
七撫猺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
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銛潯州府捕盜通
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
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女器械等項數多又
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
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

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欵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入寨稔惡猺賊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時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驚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illegible]千四遠各寨驚

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鏢毒弩齊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譟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圍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厓發石滚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

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
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
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
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
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
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
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
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
夫人等於高徑洛春大潘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

縣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嵩
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
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恩
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
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
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
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

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貴王俊等督領官兵於野茅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竄其稍有强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横水江各賊皆已入舟雖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舟小皆層疊而載舟不

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鬬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
覆浮泊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
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
入山搜勦各賊茫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
顛墮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
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
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
雨之中饑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
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略已

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
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
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
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
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
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
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
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
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

奏請兵誅勦乞西兼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
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
前停軍中途候約叅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
先將進兵路道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
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
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
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
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
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

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袪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孝此各職會同叅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挺叅將張[illegible]　　遵照軍門成筭分

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聞隨准參將張經手本案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遯亦須整兵深入擣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

行各毋偏執已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叅將逞經
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
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略依期
進勦獲功解報聞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
本院咨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
稱八寨猺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
乘此軍威悉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入寨之
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
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遡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

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
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
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月稍稍
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陷闇
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解弛謂我不復能為此
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
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
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
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趨路前

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略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參審緣由造冊貴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剿斷藤

所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級
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
剿入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
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名
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千
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造
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次
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
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

惡流劫郡縣鄉村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
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
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
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
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
不如意輙復猖獗擄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很戾
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剿撫之
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一日蓋已至於不可支持
矣至於八寨諸賊尤[illegible]

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剿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猺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漲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

方略咨授　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
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兵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
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
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
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
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
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職
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阻險不敢不竭力
効命但僅遵奉方略豈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彭

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illegible]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皆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效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効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地方除患嘖嘖稱

歎謂其竭忠報德之心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
是過矣及照督兵將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事於
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冒矢
石灸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年大征合圍困守
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奏以
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各巢
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荼毒萬姓冤
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亟救一方塗炭等因
其時臣方駐劄南寧　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斯民

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欽依
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患正
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千里
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命下然後
舉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年亦
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勑諭但有盜賊生發當
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咨切相
機行事及咨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守兩
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外仝

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李旻
及鎮廵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
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
據千百餘里兇徒驍猛醜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
征勦所不能克累已蕩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
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流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
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
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
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

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略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　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

不然則兵耗財竭凋敝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男彭藎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怠卽其一念報　國之誠殊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恩因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亦能舍死效

敵爭先陷陣惟恐功効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恩田右布政林富已開都御史之權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史翁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佩廣西都指揮高松及余恕　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據張縉彭飛張恩周徽宗

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
應驄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 項官員
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栢通判
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喻召知縣劉喬縣丞
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
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
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
入崎險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
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

府堂密勿贊襄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官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　國之義土目盧蘇毛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勵其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臣以衰劣迂疎廢棄不謹之　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聽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
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
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圖報之
日臣不勝願望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没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

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顔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顔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

而爲之諮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顔之眞趣洒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濂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

之心歟曾點志於咏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
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
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
欲也使遂不進而歸咏歌優游有曰吾知其樂也
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
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
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
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非其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

諱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官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焉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

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閩也將閩是求而予言予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

學乎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為何如

別湛甘泉序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子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

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爲而徒取辦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

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

始迺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晩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

已有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

穂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横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絶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贈周瑩歸省序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

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遥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千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强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

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强之也乎
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
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乎而志於聖賢
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册
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
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學由於
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
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
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

焉吾將儲檐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

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為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

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墻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

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亦與焉豈非
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
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
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
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
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
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
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

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
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
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
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
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
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
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俑實
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
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

執事則已具列於録矣

重刊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與不止于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歴之暇手録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為宋忠臣固

以舉業進者是吾儆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會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

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

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眷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棄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

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怛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　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

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來格謀所以輯綏之
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
者父臨而毋鞠之殆未可以强力詭計刦制於一
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
省吾之名上　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
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　朝廷永可以無
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　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
卓越之才以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
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　上而先已有隆委

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逾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旦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咸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器用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臺言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焉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私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兩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 世士夫討

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較稍有患害可相連及輒設機穽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攘臂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盡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

復曾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
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
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
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
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
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
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
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於天者旣
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

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閒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

而性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嶔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瘴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箐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為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

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已固已有間則又何能其險異之異

趣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第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

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條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令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内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

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奕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記三首

從吾道人記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閒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嗚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

語連日夜嚾石辭𤨏謙禮𤨏下不覺其席之𤨏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邉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塲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眞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敝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淸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

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
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
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
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
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
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
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
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
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

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巳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

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强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

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若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眞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

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
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
所謂眞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眞吾者良知之謂也
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
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
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
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眞吾
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
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

謂物之役從直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

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

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
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
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
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
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
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
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
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
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

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

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文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

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象祠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庳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庳而猶盛於茲土也胡

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況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驁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爲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

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旣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旣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侯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

蓋瞽瞍之頑猶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

能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道

山陰